



北京副市长吉林挨刑告 仓惶离台

（明慧记者郑语焉台湾台北报导）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北京副市长吉林，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刚抵台，十五日白天在台中与新竹二地亲自接获诉状后，突于晚间七时急急离开台湾，邀访单位并未说明原因，但据事实显示，吉林如此仓惶离台，应是肇因于其多年来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之恶行被揭发并且被刑事控告所致。

这是今年八月以来，继广东省长黄华华、陕西代省长赵正永、宗教局长王作安以及湖北省委书记杨松之后，又一个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狼狈离开台湾的窘象。

中共北京副市长吉林所犯下之罪行血迹斑斑，可谓浑身沾满血腥。其于担任北京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期间，即已经是“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于二零零四年八月十日所公告的，首批被“追查国际”发出追查通告的中共官员之一。

基于此前黄华华等人的经验，此次吉林率领二、三百名北京政商界人员来台，显然经过筹划，为了避免当面收到法轮功学员的刑事告诉状，除了没有按照原订航班抵达，而改搭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三时多的班机外，吉林为了能“顺利”出关，省却了中共高官来台的排场，待在海关直到四点多才匆匆出关。然而当天下午二时四十分，吉林即将入关台湾前二小时左右，便已受到法轮功学员刑事控告违犯“残害人群罪”及“人权公约”规定，在台湾被正式控告。

针对中共高官来台黑箱作业导致民众无法监督，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理事长高为邦博士希望政府公布中共高官来台名单及行程让他们都能知道。台湾图博之友会会长周美里也认为，应把来台的中共官员名单公布在官网上让资讯透明化。旅美政治评论家伍凡表示，现在台湾能做的是曝光中共邪恶，让更多人到法院去按铃控告中共的高官来台。

吉林在“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所提供的迫害法轮功的结构，是属于地方上的主要领导，至今仍在犯罪，是为世人称之“人权恶棍”者之一。截至目前为止台湾已有立法院及高雄市、彰化县、苗栗县、花莲县、云林县、嘉义市、高雄县、台东县及嘉义县议会共九个地方议会通过议案，表达不欢迎任何违反国际人权的恶棍来台湾。面临法轮功学员沿路揭发其丑陋恶行的强大压力，其闻风丧胆，狼狈难行，选择早早离台逃避，也可说是善恶有报的又一事证。

中共北京副市长吉林，一九六二年四月生，上海市人，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团委干事、副书记、书记、党常委、法律系党总支书记、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书记、中



图：台中福华饭店外，“迫害法轮功，吉林你被刑事控告了！”



图：中共北京副市长吉林在数百人的会场上，对递到眼前的诉状，一脸愕然

共密云县委书记、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北京副市长等职务。

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之追查通告和明慧网报导，吉林任北京密云县委书记时，为了政绩，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亲自策划、指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过问每个被绑架法轮功学员的情况，并参与每个被迫害学员判决结果的审定，其大批绑架法轮功学员至劳教所、监狱迫害，使密云县成为北京市迫害最严重的地区。

二零零二年，吉林调任北京市政法委书记，二零零四年任北京副市长，二零零五年初指挥了北京大抓捕行动。之后，吉林又担任奥运协调小组副组长，在二零零八年，以奥运维安为借口，发动一波大规模逮捕行动，北京音乐人于宙被酷刑迫害致死，于宙的画家妻子许那遭绑架，至今仍被非法关押。

小资料：2009年11月，西班牙国家法庭做出裁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下图）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五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元凶。

2009年12月17日，阿根廷联邦法院第九庭法官作出裁决，下令阿根廷联邦警察局国际刑警逮捕因迫害法轮功而犯下的反人类罪行的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六一零”办公室头目罗干。



我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大法

文/罕娜



【明慧网】我是一九九八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刚修炼一年，中共便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因为我是公务员，单位一方面逼着我写检查，一方面布置专门人员对我实施监控，但是即便这样，我也一天都没有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没有放弃修炼。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我有如此坚定的信念走到今天呢？下面我就从三个方面谈一谈自己的切身体会和认识。

法轮大法是千载难寻的正法

一个极其偶然的的机会，我从来家串门的亲戚那里听说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当我第一次读完《转法轮》这本书时，就深深的为书中所阐述的法理所折服，记得当我读完最后一页，把书合上情不自禁的说：“世界上竟有这样好的书，我一定要修炼”。

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在这之前，我先后学过三、四种气功，都是练练就放弃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教手法不讲心性，练一段时间没有效果。而《转法轮》这本书恰恰道出了千百年来闻所未闻的天机，回答了人为什么炼功不长功的问题：“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就这两个原因。”（《转法轮》）他告诉了人们什么是修炼，如何去修炼。他要修炼者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标准去严格要求自己，淡泊名利，修去人身上一切不好的东西，凡事为别人着想，逐步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

修炼法轮大法使我浑身的病痛一扫而光

炼功前，我有严重的胃溃疡，患病已有四、五年了，每到饭后两三个小时胃就痛，平时冷了不行，热了不行，饿了不行，累了不行。我的工作要经常出差，每次出外都要带上满满一塑料袋的胃药，因为公费医疗，中药、西药，进口的、国产的以及各种偏方我都尝试过了，可是收效不大，身高一米六的我，当时瘦得体重只有八十多斤。不仅如此我还患有网球肘，平时胳膊疼得我提一壶水都费劲。皮肤过敏，白天没事，每到夜晚比如洗完脚或者起夜时，身上就会对称的起疙瘩，到医院查不出病因，医生说就

叫它温差过敏吧，怎么吃药也不管用。另外还患有中度骨质增生，体检时还发现阴道内长有指甲盖大小的血结；还患有慢性皮炎和失眠症等等。

修炼法轮功不久，我身上的各种疾病一扫而光。记得二零零四年单位里得恶性疾病的人非常多，为了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单位专门下发了文件，要求每个职工必须参加体检，否则年末不给测评登记。我只好参加了那次体检，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等等一项不漏，检查结果是所有正常。医生拿我的体检表往病历本上作登记，一看本上关于我的那一页是空白（别人都是满满的），说明几年里我从未要过药，兴奋的向在场的人喊道：“全机关的职工要都象她似的就好了，得给国家省多少钱呀”。

中国有句话叫：五十岁前人找病；五十岁后病找人。现在我已年过半百，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我从未吃过一粒药，也没打过一次针，不仅没有得过病，就连患了三十多年的皮炎顽疾也彻底好了。其实不只是我，就连我丈夫和从小体弱多病的儿子自从与我一起修炼法轮功后也没得过病。

修炼法轮大法能使人的思想境界得到升华

现在的人类社会私欲横流就象一个大染缸，可是人们往往身在其中却意识不到。修炼之前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看重名利，执著个人得失。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别受伤害，思想意识完全停留在为我私的境界。

修炼法轮大法后，使我懂得了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返本归真，懂得了人的德与业并非只是意识形态中的概念，它也是物质的存在。人做好事、吃苦会积德，做坏事、欺负或伤害别人会造业。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用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修心重德，淡泊名利、放弃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在修炼中，我慢慢的学会了用真、善、忍的标准衡量一切，用法轮大法的法理去判断功过是非。养成了在利益面前不与人争；遇到矛盾

先找自己，看自己哪里没有做好；善待他人，凡事为别人着想。

二零零一年单位机构改革，把全机关内部掐架最厉害的单位，合并到了我们部门，一时间仿佛每人都被卷入到矛盾的漩涡中，只有我例外。作为一名修炼人，我牢记住大法中讲的：“我们张口讲话，都按照炼功人的心性去讲，不说些搬弄是非的话，不讲些不好的话。作为修炼的人要按照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应不应该说这话。应该说的，用法来衡量符合炼功人的心性标准就没有问题”（《转法轮》）。平时我努力按照炼功人的心性标准去要求自己，工作带头干，不去讲别人的是非。可能大家觉的我嘴严，部门里不管男女老少，有话都爱跟我说。碰到两人之间闹矛盾，我就告诉他们应该如何珍惜人与人之间的缘份；遇到抱怨别人诉说自己受委屈的，我就把法理中有关得与失的关系讲给他们听。同事们说我劝人与别人不一样，讲出的理能让人耳目一新，我说这些东西都是大法书里讲的。记的当时有个处长对我说：“修炼法轮功能把人变的这么好，这么善，我真想叫我女儿也来学”。

前些年，正是邪恶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时期，我把法轮功真相讲给了包括部门领导在内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同事听，机关每到逢年过节或者所谓非常时期，就要开会布置对我实施监控，可是尽管如此，每年我都以最高的优秀得票率被部门评选为先进。副部长说：“让我监控她，这么好的一个人，简直是瞎胡闹”。部长说：“她是全部门最正最正的人”。当然这些话都是同事们告诉我的。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使我的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懂的了如何做一个比好人还要好的人。

高级教师刘霞曝光马三家劳教所罪行

(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 辽宁马三家教养院的罪恶在海内外被不断曝光, 常常有马三家受害人的惨烈遭遇申诉和该院恶警的惊世骇俗暴行公之于众。这里豢养的不知死活的打手们得意忘形之际, 频频表演“语不惊人死不休”。积累着自己的罪恶, 也给中共这艘千疮百孔的漏船不断增加沉没的速度。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四日, 大连市中山区教师进修学校科研部的高级教师刘霞在辽宁马三家教养院被非法关押了两年并加期五十天后, 终于回家了。然而, 恢复自由之身的刘霞笔下的马三家恶警的真实形象, 令人震惊。以下是刘霞本人的申诉材料的摘录。

三大队恶警: “撕头发”、“抻大筋”、“上大挂”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五日, 我找马三家女子劳教所三大队大队长张君谈话, 要求上诉, 被教导员张卓慧打耳光、撕头发, 张卓慧撕我头发竟把我头上撕下一块五角硬币大小的肉皮。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日至四日, 张君、张卓慧把我叫到办公室, 对我拳打脚踢, 二人把我压在地上用铐子把我两手反铐在背后, 头上嘴上缠满了有毒的工业胶条, 腿也给缠上, 又打电话叫来男警, 之后把我铐在小库房里三天两夜, 和狱警大队长张环三人一起给我上“抻大筋”酷刑。也就是有两个成90度角的专用大铁架子, 把我每只手各戴一副手铐, 分别铐在两边铁架子的边框上, “抻大筋”时, 把两边的铐子分别往外拉, 拉到极限时用绳子系紧, 勒得铐子都能铐进肉里, 胳膊成一字型。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六日, 大队长张君、张环、黄海燕对我施以“上大挂”的酷刑。“上大挂”的刑具是一个方钢框架双人铁床。不知道内情的人根本看不出来一个正常的铁床竟是上酷刑刑具。“上大挂”时张君把我拉到铁床宽边的外边, 双腿绑紧并绑在下床的床腿上, 狠劲按下我的上身、腰、头, 张环、黄海燕把我的两手分别用两副手铐分铐在上床的两个长边上, 然后张、黄拿两条黄绿被布撕成宽约25公分的长布条从手铐的空隙中穿过去, 手腕处给垫上厚布(他们知道此酷刑的厉害, 怕留下他们的罪恶)然后她们用自己最狠最大的力量把布条拉紧, 系在上床的立棱上, 累的她们气喘吁吁头上冒汗。很快我的手成全黑色没有知觉了, 她们怕我的手坏了, 就给我松一下再拉紧, 手又失去知觉, 她们拿我没知觉的手在她们写好的“文件”上按上手印。

一大队恶警恶行: 暴打刘霞致其昏迷五天

二零一零年八月三日上午, 马三家女子劳教所一大队大队长王艳萍、尤然二人把我叫到楼上办公室施暴, 我当时体重只有八十多斤, 二人对弱不禁风的我一顿拳打脚踢, 打太阳穴和耳朵, 撕头发, 拧脸, 尤然还脱下高跟皮鞋猛打, 下手异常凶狠, 致使我昏迷了五天, 脸上、身上到处被打得黑紫、红肿、黑紫之处十几天后才逐渐消退下去, 殴打致使我头部受伤严重, 至今仍时常感觉头昏、反应迟钝、视力下降。之后她们滥用职权实施报复, 将原本枉判的劳教期限又加期五十天。

二零一零年十月四日, 王艳萍动手打我, 我提醒她打人违法, 王艳萍竟说: “我打你了你能怎么样?” 对我连打带踢, 在车间打完还不解恨, 强壮的王艳萍又把我骗到小库房去谈话继续打, 强制让我对着空屋子喊报告, 并从后面拽着头发踢我腿, 往地上摔, 从这边摔到那边, 把我摔在塑料桶上, “哗”一声, 塑料桶被压的粉碎, 我又被摔到铁床方楞上, 我左臀部留下一条长十厘米、宽1.5厘米的黑紫伤痕二十天才下去。用皮鞋踢我的腿、撕头发、打耳朵、猛踢我肩膀和胸口。翟干事把我双手紧紧铐住, 再度又打又踢。我被打得昏迷了几天, 胳膊抬不起来干不了活。王艳萍还狠踩踢我的膝盖, 摔我膝盖处裤子磨损的痕印永远的留下了。膝盖处的黑紫痕二十多天才下去, 至今还痛。

恶警王艳萍靠打人当上大队长

当我指出一大队大队长王艳平的行为违法时, 她不但听, 还叫嚣: “你知道我是怎么当上大队长的吗? 是靠打人当上的”。

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 王艳萍、尤然、陈秋梅三个警察电我脖子、手、脚心等处一百多次。王艳萍连说两遍: “共产党给了一大箱子新电棍, 专打不服从管理的。” “看见没? 共产党给配备的”。尤然也拿出一个带胶皮的警棍说: “看见没? 用这棍子打人不留痕迹。”

马三家劳教所警察们完全撕去了虚伪假面, 唯有无所顾忌的蛮横和为所欲为的疯狂。

中共劳教所的警察难道不懂法律吗? 不知道打人是违法的吗? 中共的警察敢如此明目张胆的打人, 就是因为他们自恃有中共撑腰, 他们知道中共只是表面上讲法律, 本质上是根本不讲法律的, 所以恶警们才不担心会受到法律的追究。

在中共的谎言欺骗下, 很多中国人误以为法轮功真的违反了什么法律, 其实根本就不是的。法轮功没有违反任何法律, 恰恰相反, 一再违反法律和破坏法律实施的正是中共本身。在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上, 中共表面上好象也在讲法律, 实际上根本不讲什么法律, 它讲的是暴力, 自始至终都是在登峰造极的运用暴力进行迫害。

中共“取缔”法轮功已经是严重违法法律了, 而且, 受中共指使的恶警恶人还在洗脑班、拘留所、劳教所和监狱打死、打伤无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 其破坏法律之严重, 可谓空前绝后。

众所周知, 无论是谁打了人, 无论是在执行哪种“政策”, 无论是接受了哪个机构、哪个“上级”的“指令”去打人, 都是违法行为, 都要承担法律责任, 包括刑事责任。

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中, 中共的流氓黑帮嘴脸, 暴露无遗。暴政, 才是中共统治的本质。



酷刑演示图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日，辽宁省朝阳县柳城镇派出所所长潘石暴死大

连，朝阳市、县各级官员得知消息无不震惊。潘石是朝阳市迫害法轮功的所谓“先进典型”，其“先进”报告刚作完两个月，报告会上他那“我不怕，就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共产党我跟定了”的叫喊声音犹在耳，人却没命了。有的官员私下说：“这‘先进’的也不是地方啊！”知情的百姓都在说：“潘石迫害法轮功遭报了！”

几年来，针对潘石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暴行，法轮功学员多次写信劝告他，善良的大法弟子还给潘石列举了很多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报的实例。国外的法轮功学员也曾给潘石打电话，讲明法轮功的真相，劝其改邪归正。而潘石非但不听，反而破口大骂。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日，恶报降临到潘石的头上，他突发大面积脑干出血，立即被送入医院，做了开颅手术，最终于事无补。

朝阳县人们都知道，此外还有三个所长，其中两个已经死亡，一个面临枪决。古山子乡派出所所长牟振奎，多次带人威胁骚扰七十五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淑珍致其死亡，牟振奎不久就患了重病死去；十家子看守所所长刘耀胜，将关押在其所内的法轮功学员陈宝凤八天害死，刘耀胜不久就患肝癌痛苦死亡；大屯乡派出所所长

派出所所长为何相继丢命？

遭恶报，最后因奸淫杀人而面临枪决。

古云“福祸无门，惟人自招”，我们的祖先一直相信善恶有报。其实不只是派出所，在中国大陆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门，重病发病率、非正常死亡率都远远高于其它同类部门。《明慧网》公布了上万例因紧随中共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实例，如：“天安门自焚伪案”的制片人陈虻，构陷和嫁祸法轮功，零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患胃癌死亡。死时四十七岁。

如果你的亲人、朋友有从事迫害工作的，愿你能够将法轮功的真相告知亲友，并劝他们替自己的未来着想，善待法轮功学员。

刘兴满，将四十七岁的法轮功学员夏凤友用轿车迫至桥下摔死，刘兴满不久就连



中共用“自焚”录像污蔑法轮功，欺骗了无数民众。图为央视自焚录像的漏洞之一：王进东两腿间的塑料汽油瓶在高温烈焰下完好无损。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于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2001年初“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沈阳市王敏被非法监控并屡遭恐吓

（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沈阳沈北新区王敏患肿瘤后没有悲观失望，也没有被病魔吓倒。她坚信法轮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她的生活充实，每天精力充沛。可是如今她的生活完全变了样，每天处在被监控的恐惧和恶警的恐吓之中，身心受到了伤害。她的健康状况实在令人担忧。

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两点多钟，王敏与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刘素兰结伴去超市购物时被沈北新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及新城子街派出所的警察绑架。

在新城子街派出所内被非法审问时，王敏、刘淑兰不停的向警察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恶警们非但不听还将俩人送往沈阳市看守所（于洪区造化）迫害。由于没有进行体检，沈阳市看守所拒绝接收。

恶警们把二人强行拉到沈阳市739医院（恶党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指定医院）。体检中，王敏被查出有肿瘤、肿瘤处有外伤，医生诊断为乳腺癌。但王敏仍被国保大队恶警送到沈阳市看守所。看守所狱警与狱医对王

敏体检，狱医指责国保大队的警察说：这样的病人我们不能收，叫她回去吧。

可是国保大队的警察还是不放人，又把王敏拉回新城子街派出所，关进铁笼子。据说是沈北新区“六一零”办公室的恶人不让放她。

沈北新区“六一零”为了达到劳教王敏的目的，第二天一早又把王敏带到当地的区医院检查，大夫说：已是乳腺癌晚期，你们去沈阳吧。可沈北新区“六一零”们毫无人性，完全不顾王敏乳腺癌晚期的现实，又把王敏送进了臭名昭著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沈阳张士洗脑班迫害。张士洗脑班的医生查看王敏的病情后，也拒绝接受。最后，沈北新区“六一零”无可奈何的把王敏送回家中。

沈北新区“六一零”欲对王敏进行劳教迫害的目的没有达到，但并未停止对她的迫害。他们一方面派人对她的居所进行监控同时勾结派出所的恶警时不时的上她家进行骚扰，在精神上对王敏施加压力，进行迫害。

沈北新区的百姓都知道，沈北新区虎石台镇的法轮功学员刘坤，在马

三家教养院被劳教迫害三年回家后，当地政法委、派出所、社区仍然经常派人去她家进行恐吓、骚扰，精神上的迫害导致刘坤心力衰竭，终于在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八日被迫害离世。

正告那些被中共利用还在参与迫害的沈北新区的“六一零”和派出所警察们：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对一心向善的一群好人的迫害。这场迫害已将三千四百多人折磨致死，几十万人被非法关押，更有甚者，中共竟然还大规模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取暴利，再焚尸灭迹！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灭绝人性的暴行。

这场迫害在拷问着每个人的良心，说白了就是在善与恶中，你是要呵护善良还是在助邪为虐。大法是慈悲的。我们用心呼唤你的良知，不要沦为中共的刽子手、帮凶，不要成为迫害自己同胞的罪人，更不要葬送了自己和家人的未来。